

# 中大四四年

魯 傳 鼎

## 三十年來話從頭

「人生如白駒過隙」，這一句話一向都以爲僅是作文簿上的陳腔濫調。但是經過三十一年後的老同學一次集會，才覺得此言不虛，怎麼搞的？一轉瞬間，三十一年竟然就這樣過去了。昔日的慘綠少年，已變成半百準老翁，往日的美嬌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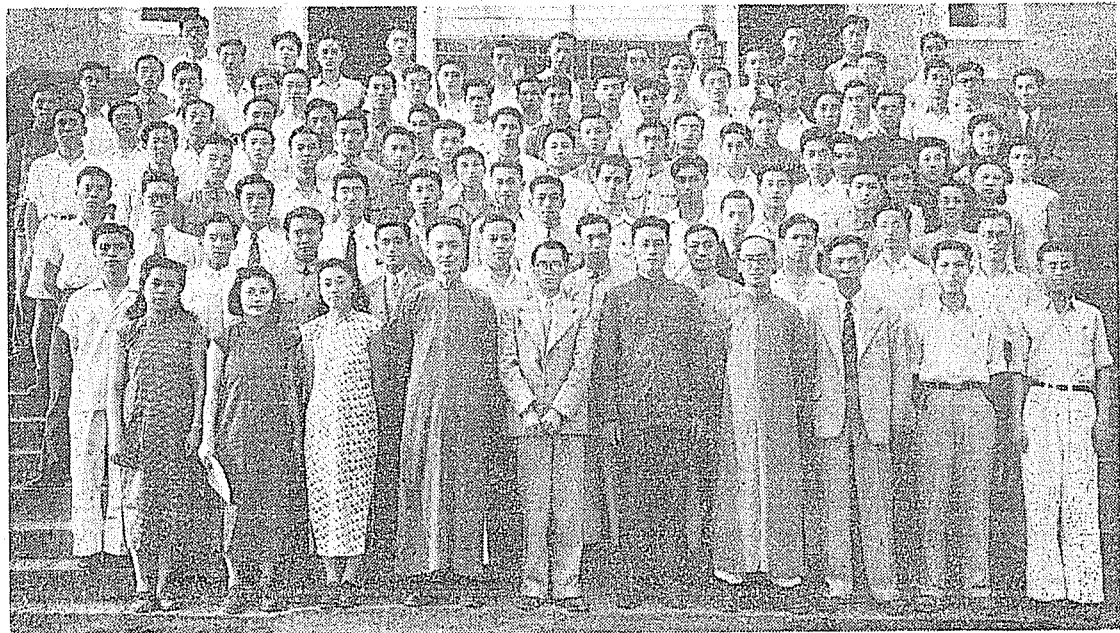
也成了模式的中年婦女，起步早的同學，都已成了阿公阿婆。

三十一年前在我就學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的四年中，一共換過四位校長。我進入中大，恰是羅家倫校長離校由顧孟餘校長接替，三十二年一月顧校長辭職，學生挽留不成，又不肯接受其他的人，就由國民政府主席 蔣公兼任校長。直



三十年前本文作者魯傳鼎教授中大畢業時留影。

到三十三年六月，再由顧毓琇接長。這四任校長中，因爲 蔣校長是國家元首，日理萬機，自然無法時時在校，就聘朱經農爲教育長。在沙坪壩讀書的同學大概還都記得，美國總統候選人威爾基來校訪問，顧孟餘校長曾率全體行政人員演禮，由政治系主任張匯文及英語系主任張沅長陪伴威爾基，希望威爾基步上石階時，顧校長可以恰好降一階迎接，以示領導羣倫學術領袖不卑不亢的風度。到朱經農教育長代行校務，有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來華到校參觀，朱教育長就率了大隊人馬於校門口迎候。顧毓琇校長長校務時，英國的蒙巴頓將軍訪問中大，所有的行政人員又在大門口列隊歡迎，誰想校長却不知了去向。此時禮車已到，大家正陷入遍尋無着的焦急之際，却看見顧毓琇校長陪同蒙巴頓夫人出了車門；顧孟餘校長在他任職期間，特別在校慶程序單上，親自勾去了「長官致詞」。他以為校慶是學校自己校內的事，況且學術機構如何會有長官？所以執筆一畫，勾去了那四字。有一次，與晚幾班的同學



國民三十四年六月中大經濟學會成立大會全體會員合影留念  
鏡本作文者魯傳鼎教授第三排四之排間左起第三人為金唯信教授第七人為現任華盛頓州立大學教學教授張桂生博士。

周道濟兄談起這事，他一再表示，這段真實故事，值得向他的學生好好講講。顧孟餘校長平常處理校務，每日不過一兩小時，但是校務極上軌道。學生歸心，教授信服，他給學生樹立的風格是永遠的，因此他的確值得二千學生步行五十里去挽留。前幾年，顧校長由美返國，飛機抵達是在夜間，我仍在公餘倦極的情況去迎接，顧校長當然不認識我，我要自我介紹。他去世之後，我也曾去非常淒涼的靈堂致祭。他若有靈會知道，假如人死無知，就不曉得了。不過不管他認不認識我，我不知道，都沒關係，我認識他，我知道我該去！

### 周許兩師的軼事

顧孟餘校長時代的訓導長，是周鴻經老師。抵台初期，無處落脚，曾與同船來的好友周廣周兄及其準夫人（該時尚未成親），還有李新民學長夫婦，寄住周老師家。因鴻經師特喜歡跟我閒

聊，許多中大掌故即由周師口中得之。記得顧孟餘校長去職前，學生生活已苦到不能再困苦的地步，學校無錢，顧校長只好憑私人信用到銀行借款，但是也無法解決問題。先前學生不知真象，尚有所不滿，知道了真象之後就想罷考抗議。學校當局很不願有這種情形發生，所以集合了全體學生開導。從教務長童冠賢以次各院長，都遭到學生消極抵抗。最後一個輪到周訓導長，周訓導長一上台，學生就開汽水腳搓地板表示不聽。鴻經師開言道：

「『那麼』我既然站出來了，『那麼』總得說幾句話再回去吧？」

這一來，緊繃的空氣馬上鬆下來了。他接着說：

「同學們資金不夠，沒錢吃飯，政府學校是該解決。可是要是罷考，就是同學沒道理。試問：罷考就能解決問題嗎？你們說要跟我一起去教書部請願，我也要問：到了教書部我是給你們介紹教書部，還是我跟教書部談問題？現在選用不到你們！我們正在努力想辦法！等非由你們自己解決不行，你們再出來不遲。」

鴻經師包括了很多「那麼」的訓話，算是平息了一場大混亂。周老師的口頭語是「那麼」，但是大家往往記住他的苦口婆心，却忘了洶氣取笑他的口頭禪。其實鴻經師是個性嚴肅的人，可是令人意外的却懂得學生心理，能調和學生的情緒。若是採用現在時下頗為流行的，專對管制學生有興趣的訓導方法，恐怕早就被同學請出了校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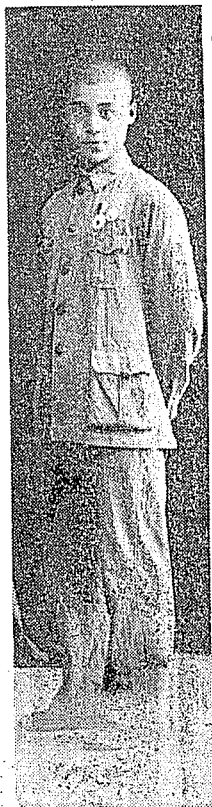
曾經做過台灣省教育廳長的許恪士師長，是教育系的教授，他也是一個有心的播種者，主持沙磁區學術演講會，常常邀請學術界的名流來演講。開始之前由恪士先生介紹，之後由他做歸結。但是請來的人，講得未必個個精彩，惟有開場白與結論永遠扣人心弦，幾乎是更易一字即不恰當。特別是演講不甚精彩時，尤見結論之精闢。支撐這個學術演講會極不容易，但恪士先生認為對學術水準的交流與提高有益，不管有何困難，一直苦撐下去。前兩年，有機會與許師的女公子大任女士見面，談起來，彷彿不甚知道。許大任女士與內人趙淑敏同事，年歲亦相仿。在三十年前，他們當然對學術為何物完全無法了解。

### 五斗米誤死教授

給我印象最深的一次事件，是地質系朱森教授的自殺。那時沙坪壩的教授很少兼課，並非機會的問題，這是一個與時下不同的觀念，大家因敬業而守份。可是像朱教授這樣少有的人才，重慶大學一定要請他幫忙。很糟糕的重大校方好心也為他報了平價米，朱教授不管柴米事，朱夫人

也弄不清楚，猜想米必都是中大送來的，便都收下了。但是被教育部知曉，就下令撤職查辦。朱森教授受不了這樣的屈辱，終於懸樑自盡。全校師生都很憤慨，因為教育部不該未查明真象就給予這樣的處分，讓最重清操的朱教授如何受得了？土可殺不可辱以死明志，開追悼會時候，輓聯掛滿禮堂的牆壁，最後不得不擺在地下，其中有一幅輓聯寫的是：「小教授五斗米撤職查辦，大××千萬貫違法經商」，當時教育部長也送了一幅輓聯，上聯已經忘了，記得下聯是「情法難能兩全，我心傷悲」。先生同學均覺得言不由衷，幾乎不讓掛出。

這件事也許教育部的立場不錯，但是部裏辦事的人應該弄清事實再下結論。白白枉送了一位國家最需要的學者的性命，太可惜了。由朱森教授的羞憤自殺，也可看出當時讀書人的節操，這是最值敬佩的。由此事也可知社會甚多陷阱，若缺乏定力，知識常識不夠，就會掉下去。因此目下內人常釘着問每一塊錢的來歷（非去向），我從不嫌煩。雖然小心過份也是累贅，總比做事弄不清分寸，或者沒有分寸可靠。



民國三十年七月本文作者高中畢業時的照相

時下的流俗，是遠來的和尚會唸經，只要見了跟洋字有關，便自軟了半截。當然我絕對反對故步自封，很多的學問要不斷地補充新知，研究方法也要常做改進

，而且在國外够水準學府得到相當學位的，也的確具備某尺度的訓練。但是得到某程度的訓練是一回事，有沒有能力又是另一回事。在我所接觸的範圍裏，常常有些哲學博士、商學博士，成為燙手的熱蕃薯。教課不行、研究不行、行政不行，留下來使學校鬧消化不良，送又送不出去。同時還惟恐毀了他們，因為他們的寒窗苦讀又倍於常人，一旦毀了不忍也覺可惜。只是雖然如此不乏實例，社會仍是普遍的崇拜。記得在中大時，哲學系有兩位歐洲的洋教授來訪，與哲學系的先生開討論會，目中無人地提出兩本書問哲學系的先生是否知道，是有類我國孟子論語那般普通的書籍，這種以中國學者只知ABC的態度，使許多先生甚為不快，但是由於對客人謙忍，都沒表示什麼。惟有年紀甚輕歸國不久的陳康教授，馬上起立，提出哲學方面最具深度的典籍，發表精關的意見，堵得那兩位「洋狗」（抱歉，小女兒的形容詞）啞口無言。我們的學術界實在需要這樣識見清楚，有道德勇氣的學者。少一些回國但知爭名位、爭官級、爭待遇，在國外為爭各種好處仰他人鼻息苟延生存的新時代學人。

### 水紅事件留笑柄

內人也問及，使學生傾服的老師似乎數不勝數，難道個個都像方東美老教授那麼雍容大度，難道就沒有卑鄙醜惡的人物濫竽其間？這一問題問得妙，當然有！但是最突出的莫過「水紅事件」的主角，政治系的吳恩裕教授。他的出名一方面是因水紅事件，另一方面是師生戀愛。其實師

生戀愛在當年的中大並不是特別得不行的事情，也不像此間學校對這事的大驚小怪。成好事者，大家多以佳話視之。惟有吳先生與經濟系的駱靜蘭這件事特受大家注視，原因是水缸事件與師生戀愛攪和在一起。時吳恩裕恰與理學院長孫光遠教授住樓上樓下。樓上潑水影響到樓下，發生爭端。孫家的水缸被打破，就要求吳先生賠水缸。吳就動手打年紀大得多、極受學生尊敬的孫先生。孫先生吃了虧眼鏡都被打掉了，學生不願意，就出來「護師」，打傷了吳恩裕。事情鬧大，學校出面調解。吳接受調解，但提出三個條件：

第一孫光遠公開道歉，第二為他的太太在訓導處安排個工作，第三賠償法幣二十萬。為了息事寧人，三條件都做到了。但二十萬是誰拿出來的不得而知，却知其中十萬做為與太太離婚的贍養金，十萬做為與駱靜蘭的結婚費用。駱靜蘭原為經濟系比我早一班的同學。上吳恩裕的政治學，吳的授課方式，是「廣播電台」式，照本宣科，學生一字不落的筆記。密斯駱考試得九十八分，因為標點錯了一個，否則應該滿分。為此駱靜蘭以為自己有政治學的天才，轉入政治系。後來與吳結了婚，但聽說後來頗受虐待，恐必悔恨不已。

吳勝利後去了東北，任了教育方面要職，是最先賣身投靠者之一。假如男未娶，女未嫁，無親屬關係，若要師生戀愛，那是個人事情。但以吳棄妻再戀，以哄騙的方式追求女學生，復乘機訛來錢財做離婚再婚的費用，實在不宜，不可謂不是中大校園的污跡。

### 燭光晚會帶淚歌

同學們關心自己切身的問題

，但也更關心國事。在號召十萬青年從軍以前，已有畢業班的同學被征調做翻譯官，訓練場所就在中大大禮堂，由董顯光博士主持。到三十三年軍事緊急，蔣主席號召十萬知識青年從軍，

同學們紛紛響應。當校方宣佈次日為報名開始，我同班的河南老鄉馬奎，於黎明四時一躍而起，報名去也，他要爭取從軍報國的第一名。臨行前班上同學開燭光會歡送他，那時他坦露了他的心事，他曾追求同班的「老歪」（魏玉琢），沒有一個人笑他，因為那是每個人心與心交握的時刻。他肯把自己心中的祕密拿出與同學共有，這是多深的信任？惜別會要結束了，大家唱着一個話劇裏的主題曲送他，頗有易水送別的氣勢。一遍又一遍的，大家都唱出了眼淚。那一次，可以說是一齣永不落幕的話劇，在我的心頭長留不去。內子偶然開玩笑叫我「老頭子」，但我以為永保那種心情的人是不會老的。是的，在我們的時代沒有西門町，沒有烤肉露營，却有與時代與國家結合在一起的Romance。

回憶前塵，退休的老教授柳詒徵先生冬天在圖書館，用呵着冷手凍筆寫他的中國文化史的情形；孫本文先生親切地見着同學先打招呼問好的情形；為大紳糧的系主任吳幹老師每年過年着人担着大籬筐，挨家送臘肉的情形，都彷彿在眼前剛過。披戰袍搶稀飯，步行入城看話劇，坐茶館看書吹牛，在宿舍談女同學取外號的往事，也好像就在昨天，怎能不令人感慨和惆悵呢？



作者與夫人趙淑敏教授合作撰寫本文時留影。

訂閱中外雜誌請撥

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